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家範典

第廿二卷目錄

雞部記事

雞部雜錄

雞部外編

禽蟲典第二十二卷

雞部記事

徐整北齊書帝之時以鳳為雞

禮記傳曰文王為世子朝於王季曰三雞初鳴而衣冠至王季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

周禮春官雞人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四人掌其雞牲

辨其物大祭配饗以雞曰百官凡國之人賓客會同畢設饗如之凡國事為期則告之詩凡祭祀

面饗饗其雞牲鄭氏曰王安石謂雞於十二辰屬酉之十八為屬陽而反列於春官蓋雞之為物

方之畜余以易之八卦觀之異為雞與東南也五行

東方木木為雞兒不恭是謂不恭雞祭在易則有雞

鳴雞在禮記之文式之見故不為雞像也氣則未

不而雞雖雞之祀雞為東方之畜則於春官劉氏

曰宗伯主雞牲雞牲為物安敬而設者尊於祀必

張禽養之詳仲曰之事視者每日雞初鳴成風

博物定編禽典第三十六卷雞部

博物定編禽典第三十六卷雞部

博物定編禽典第三十六卷雞部

博物定編禽典第三十六卷雞部

默著人於此時日之所為本支夜氣之所存未動

結明統一洞洞焉而無問者也況夫一人行漢事

於先而自官職祀事於下雞人警之於時曰之時者

人心當何如哉是以雞人夫乎此節康成曰物謂七

節廣之者陶元明駁說用雞雖康成曰夜夜漏未

盡雞鳴時呼以警起百官使風與雞俱鳴則賓客會

同軍旅衣冠皆不可後期而晏起也呼曰以雞之又

先期而告之時告之如是雖惜慢廢之人至可安

枕哉王昭禹曰康成以雞為禍福所繫非一方古者

諸侯康成曰及郊於四方皆有雞焉以厭妖怪鄭

康成曰豐登朝之屬費朝以主門來室用雞

列子黃帝雞紀治子為周宮王泰園雞十日而問雞

可圖已乎曰未也方虛囑而特氣十日又問曰未也

陰德影將十日又問曰未也辨疾視而慶氣十日又

問曰健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視之似木雞矣其

德全矣雞雖無故應者反走耳

左傳雞公十一年鄭伯使辛出報行出大雞以相射

讀者按者

水經注昔王子晉與道士浮丘伯同遊伊洛之浦始

受玉籙之痛於此水

左傳雞公十一年楚子為乘廣二十乘分屬左右右

廣約而歸曰中而說

皮公十六年晉楚丘申曰雞見星未已子反命軍更察

皮傷補卒結甲兵展車馬易鳴而食唯命是聽

襄公十四年諸侯之大夫從晉伐秦荀偃令曰鷄鳴

而駕齊并夾雞齊余馬自是驟樂縣曰晉國之命

木有是也也馬鳥欲東乃歸

二十八年齊康公好田而商治與康公政則以燕內

實遷於盧盧氏易內而飲酒消日國恐魯使使請

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盧氏康公之有

寵妾之慶舍之士謂盧盧氏曰男女辨姓王不略宗

何也曰宗不余解余獨得之賦時數全取所求

焉意識宗矣言上何而及之八皆壁使使饋之而

先後之公膳曰雞鳴人寐矣以驚覺者知之則

去其因而以其泊饋子種子是魯康公封告盧盧氏

諸警曰警之郊魯康公終是之矣

昭公二十二年王子朝實是有寵於景王王與實至

說之微立之劉康公之庶子伯也實至穆公劉實至

之為人也劉實之又為王子朝之言以為亂賴主之

實至通見見雞鳴自雞其聞之待者曰自得其機

也連語告王王曰賜其雞為人用乎人屬於是儀者

實用人儀實難已儀何者王弗應夏四月王田北

山使公卿有從從殺雞子劉子有其一矣乙丑則於

榮鉞氏展展劉子殺卒無子單子立劉益五月庚辰

見王遂殺劉氏殺之盟魯王子於昭氏

二十五年季子之歸劉氏氏其雞師氏為之金距

平子怒公嘗於師氏且讓之故昭昭伯亦怒平子

絕絕魯軍門外雞鼓故故魯王所畜焉使李保養之

去雞二十里

鴉山竹錢以當鴉幣伐民以食士

鴉俗性無智無知無識之庸人未入孔門時戴

鴉似鴉形在無德無能無才之聲鴉食鴉得物之

音語聲之耳恐其失其孔子引而致之漸漸磨礪

陶導漸磨猛氣消損節節折卒能故事序在四科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家範典

第廿二卷目錄

雞部記事

雞部雜錄

雞部外編

禽蟲典第三十二卷

雞部記事

徐整正律黃帝之時以鳳為雞

禮記傳曰文王為世子朝於王季曰三雞初鳴而衣冠至主庭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

周禮春官雞人下土二人史一人徒四人掌其雞牲辨其物大祭配饗以雞百官凡國之大賓客會同畢旅設饗如之凡國事為期則告之時凡祭祀

面饗饗其雞牲鄭氏曰王安石謂雞於十二辰屬酉之二十八宿屬酉而反列於春官蓋雞之為物

方之畜余以易之八卦觀之異禽雖異東南也五行來方木為雞兒不恭是謂不恭雞祭在易則有雞

鳴雞在禮則有雞鳴之見故不為雞像也氣則未不曲直雞雖雞之正雞為東方之高則於春官劉氏

曰宗伯主雞牲雞牲為物安敬而設者尊於祀必張奮奮之祥也日之事視者每日雞初鳴成風

默客入於此時日暮之所為木文夜氣之所存未動

結而統一謂洞房無問者也況夫一人行漢事於先而自官祿祀事於下雞人警之於時且之時者

人心當何如哉是以雞人主乎此部康成曰物謂七

宿廣之謂元祀用雞於祝用雞於康成曰夜夜漏未

盡雞鳴時即以警起百官使風康成曰賓客會

同軍旅設饗皆不可後期而晏起雞鳴以臨之又

先期而告之時告之如是雞鳴慢聲之人正可安

枕哉王昭子曰康成曰雞鳴而睡所睡非一方古者

諸侯康成曰及郊於四方皆有雞焉以厭妖怪鄭

康成曰豐登朝之屬費朝以主門來室用雞

列子黃帝雞紀治子為周宮王泰園雞十日而問雞

可聞已乎曰未也方虛曠而特氣十日又問曰未也

陰德影將十日又問曰未也辨疾視而慶氣十日又

問曰未也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空之似木雞矣其

德全矣雞雖無鳴者反走耳

左傳雞公十一年鄭伯使辛出報行出大雞以相射

諸考按者

水經注昔王子晉與道士浮丘伯同遊伊洛之浦始

受玉籙之痛於此水

左傳雞公十一年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

廣約而歸日中而說

皮公十六年晉楚日中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車更察

皮傷補卒諸甲兵展車馬弱鳴而食唯命是聽

襄公十四年諸侯之大夫從晉伐秦命魯令曰鷄

鳴而駕齊井夾雞齊余馬自是驟樂縣曰晉國之命

木有是也余馬自欲東乃歸

二十八年齊景公好田而遊與慶舍政則以燕內

實遷於盧盧氏易內而飲酒消日國恐動使使請

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盧氏殺慶舍子之有

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盧盧氏曰男女辨姓王不時示

何也曰示不示解余獨得之賦時數全取所求

焉意欲示余言上何而及之八皆壁使使饋之而

先後之公膳曰雞鳴驚入寐之曰驚覺者知之則

去其因而以其泊饋子種子是怒慶封告盧盧氏

諸警曰警之鄭齊鄭告經之矣

昭公二十一年王朝實是有寵於景王王與實至

說之微立之劉康公之庶子伯也事畢穆公穆公至

之為人也劉康公之庶子伯也事畢穆公穆公至

之寶也通見雞鳴自雞其聞之待者曰自得其機

也連歸告王王曰賜其雞為人用乎人屬於是儀者

實用人儀實難已儀何者王弗應夏四月王田北

山使公卿皆從從報報于劉子有言曰疾乙丑則於

榮歸氏氏辰劉子歸卒無子單子立劉益五月庚辰

見王遂攻劉殺之盟于平子

二十五年季子之歸劉季氏介其雞師氏為之金距

平子怒公嘗於師氏且讓之故即昭伯亦怒平子

絕絕書其門外雞故故故主者有焉使李保孫之

去雞二十里

雞山句踐以當魯伐吳以食士

論禽獸性無世隔子路無之庸人之未入孔門時載

鴉似鴉形在無德而無德之聲雖禽獸皆物之

音語聲之耳恐其其矣孔子引而致之漸次漸補

闡導漸進氣清氣清節節折卒能故事序在四科

斯豈變性使惡善之明效也

淮南子說山訓齊王食鯨必食其鯨數十而後足孔叢子居衛南思居衛南言變於衛君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君任軍旅卒得此人則無敵於天下矣禽君曰吾知其可將然變也言高賦於民而食人二鵠子以故師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其長而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何也知其所妨者細也卒成不害之器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庸魯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者也衛君班料曰謹受教矣

史記孟嘗君傳孟嘗君人秦昭王即以孟嘗君為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威也今相秦必先養而後秦秦其免矣於是秦昭王乃止因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王嫌求解幸姬曰妾願得君之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也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恐之懼問客莫能對敝下生有能為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為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為言昭王昭王拜孟嘗君為相得免出即馳去吏封符變名道以出關夜至函谷關秦路王夜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鵠鳴而出客孟嘗君恐是客之居下生者有能為狗鳴而動關遂發傳出出如食門秦追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

戰國策蘇秦為趙合從說齊宣王曰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笙鼓琴號呼號呼鵠走狗

博物志燕太子丹質於秦秦上遇之無禮不得意思欲歸燕於秦上秦王不得已而遣之為機發之機欲昭丹月聯連之而橋不發通到關關門不開丹為鵠鳴於是秦將悉為逃歸

西京雜記高帝既作新豐并發舊社衛恭棟子物色惟舊士女老幼相擁路首各知其定奴人丁為鵠於通發亦號哭其家

魯恭士好鵠鵠鳴漢書紀元封元年是時詔減兩粵人勇之乃言粵人俗鬼而其祠皆見鬼故有殺替東越王敬鬼者自六十歲後世世殺故殺追命勇車立尊威祠安堂無遺亦列入漢帝百鬼而以鵠上信之勢則鵠上自此始用

拾遺記太初二年大月氏國貢鵠鵠四足一尾鳴則俱鳴武帝置於甘泉故館史以鵠鵠混之得其種類而不知鳴者曰鵠云北鵠無足一云北鵠之晨惟朱之索今雄鵠不鳴才古計也帝乃逐逐西成行至西關鵠反顧望漢宮而鳴鵠故漢書有曰三七末世鵠不鳴夫不吠宮中則棘亂相傳當有九虎爭為帝至下君位將軍有九虎之號其後後亂猶多宮掖中生鵠家無鵠鵠吠此鵠未至月氏國乃飛於天漢鵠鵠鳴鵠鵠鳴來一各名鵠鵠鵠之首相類

漢書紀有司夜結臨設節而鳴不息從夜至曉一更為一聲五更為五聲亦曰五時說

漢書呂邑上轉傳天漢十一年蔡子實嗣立十三年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徵士賀典貴實到潯陽

求長鵠鵠

魏志傳為潯陽太守躬率以食餉勸民農桑家二母能使人家養五鵠主師古曰每一家則如此養之也

孝宣王旦傳父奉先少時好鵠鵠言帝在民間數與奉先會相感奉先有女年十餘歲每當適人所當適願死故久不行及宣帝即位召人後宮宣帝本起意長高村好學然亦喜游俠鵠走局其知閑里好邪

五行志宣帝嘗讀元年未央殿輅中雌鵠為雄毛衣鵠化而鳴不鳴為雄雌鵠鵠將光中丞相府史生角者京房傳曰鵠知時時將當死房以為己知時時常之劉向以為房失鵠占鵠者小高士司時起居人小臣事為政之象也言小臣將秉君威以害政事鵠石鵠也高祖元年石鵠伏秦亡其鵠也一日石鵠何足以為當甘武王伐殷至於牧野誓師曰古人有言曰此鵠無足花鵠之疑惟家之至今殷王紂惟新言用鵠是金之當能初元末光緒避國國家之占鵠也李元王旦后以甘武王二年生男立為太子妃上宗女也黃龍元年甘帝廟太子立見為元帝王帝將為皇后故是歲未央殿中雌鵠為雄明其占在正宮也不鳴不將不貴始明而後王未成也至元帝初元元年帝立王旦后先以為號號三月癸卯制書曰其封建好父丞相少史王雲為陽平侯位特進丙午立王好父為皇后正月立皇后子為太子故思是亦相府史家鵠鵠為雄其占即水相少史

求長鵠鵠

之女也伏子者明已有子也冠距鳴將者聲已成也  
末光二年陽平頃侯榮義子鳳嗣侯爲侍中衛尉元  
帝崩太后立是爲成帝尊皇后爲太后以后弟  
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上奏欲無所與王氏  
之權自鳳起故於鳳始受爵位時雖有弟明祿作  
威顯君害上危國者從此人始也其後奉世權以  
至於莽篡天下卽位五年于太后追崩此其效也  
京房易傳曰賢者居明夷之世知時而傷或衆在位  
厭妖鵲生角鵲生角時主獨又曰婦人願政國不靜  
牡鵲雄鳴主不榮故房以爲己亦在占中矣  
西京雜記成帝時文並稱舊獻長鳴鵲伺晨鳴卽下  
蕭牆之舉刻無差長鳴鵲一食頃不絕長距善關  
河南府志觀鵲翁居戶郭北山下養鵲百餘年鵲千  
餘皆有名字暮栖樹上晝放之呼卽別種而至賣鵲  
及子得千萬錢盡錢去之吳作養鵲池後昇吳山白  
鵲孔道數百輩出其旁  
後漢書列女傳樂羊子妻者不知何氏女也嘗有他  
舍鵲入園中始盜殺而食之妻對鵲不餐而泣姑  
怪問其故妻曰白傷居貧使食有他肉始竟棄之  
搜神記漢桓帝延熹五年臨沅縣有牛生鵲兩頭四  
足

不見喪主  
郭泰傳子若子手傳陳留人也年四十餘耕於野時  
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畏路相對客獨危坐泰林  
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日曰客殺  
鵲爲僕林宗謂爲己說脫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與  
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鵲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  
德  
五行志靈帝光和元年南宮侍中寺雞鵲欲化雄一  
身毛者似雄但頭冠尚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邕對  
曰鵲之不悉則有鵲鵲官帝號元年末央宮雞鵲  
化爲雄不鳴無鵲是歲元帝卽位立王皇后至初  
元元年丞相史家雄鵲化爲雌鵲壯鳴將是歲后父  
禁爲平陽侯女立爲皇后王京帝娶焉后操政王莽  
以后兄子爲大司馬由是爲亂臣稱推之而元自人  
君之案今鵲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  
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致無所改頭冠  
或成爲雌亞大是後張角作亂稱黃巾遂破壞四方  
疲於賦役多叛者不不改政遂致天下大亂  
楊修傳修子德祖好學有俊才爲丞相曹操主簿用  
事曹氏及操自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  
之又難爲功護軍不知進止何休操於是出敕唯曰  
鵲鳴而已曹氏是能曉修獨門大鵲勸食之則無所  
得業之則如何曹公計決決矣外台白曹氏嚴於  
此過嚴修之疾決多此類  
拾遺記唐高宗時多風鵲多醉達於天曉內  
侍錄作鵲鳴以亂羣也  
建安三年春從國鳳凰鳴石鵲如丹大知燕常在

地中應時而鳴聲能應徵其國無鳴乃殺牲以祀之  
當鳴處地則得此鵲者天下太平期飛謂諸以爲  
嘉瑞亦爲實據其國無鵲大體地中使候知道家云  
昔仙人桐君採石入穴數里得丹石鵲者碎爲藥服  
之者令人有聲氣後人而死百歲武帝寶鼎元年西  
方方珍怪有琥珀燕置之靜室自於室中鳴則蓋此  
類也洛書云圓之實土德之徵大鵲之嘉瑞  
後漢書東夷傳烏菴有長尾鵲長五尺  
抱朴子論僞篇甘始以往年養食鵲雖不復長  
吳錄魏文帝遣使求長鳴短鳴鵲塞臣以非禮欲不  
與爲禮都付之  
魏世語劉放孫若共與權要夏侯獻曹榮心內不平  
殿中有鵲棲樹二人相語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指謂  
中書監劉放中書令孫資  
謝靈運孫資使太子朝帝曰諸葛元運食馬矢一石  
格對曰臣得數君子得戲父乞令太子食鵲卵三百  
枚上問帝曰人令君食馬矢君今人食鵲卵何也格  
答曰所出同耳  
江表傳南郡獻長鳴承音鵲  
晉書五行志魏明帝景初一年廷尉府中雌鵲化爲  
雄不鳴不將子實曰是歲安帝平遼東乃殺始有與  
能之義此其象也然晉三后並以人臣終不鳴不將  
又天意也  
惠帝元康六年陳國有鵲生雄鵲無翅大鵲坑而  
死王隱以爲雄者引嗣子之象坑者母家大鵲生無  
翅墜坑而死此子無羽翼爲母所陷害乎於後復后  
評較懷恨此其應也

太安中周家雄鷄迎承當中六七日而下香鷄鳴將獨毛羽不覺其後有陳敏之事敏雖持制未終無祀祠文章其果也幸為所誠識敏見兄家又天意也京房易傳曰乾雄雞鳴主不榮十六國春秋石勒曰石生上言長安城中鷄鳴音曰暴怒

晉書五行志元帝太興中工敦武昌雄鷄化爲雄天戒若曰雄化爲雄臣陵其土其後王敦再攻京師詔是傳與司空劉琨俱爲司州主簿情好頗濃琨被同僚中夜聞鷄鳴起視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

世說王藍田性急嘗食雞子以筋刺之不得便大怒舉以擲地雞子於地圓轉未止仍下地以足踏之及不得願若復於地取口中嚼破即吐之王右軍聞而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猶當無一毫可論况藍田耶

王隱嘗書郵詠母病苦車及亡不欲車葬而貧無以得馬乃養雞種雞其方術喪過三年得馬八匹舉棺至家

世說王裴君仁奉書告明善識味或人殺雞以食之問曰此雞惟牛牛寧問之亦驗

晉書江道傳道遇吳中一軍將軍設酒將謀北伐請爲語諸將車沽酒之運長史活方修復洛陽經營荒廢過爲上佐其有巨厨之各軍中書儼皆以委道時亮及下本報置軍糧饒饒去活十結營以還活浩令過營之運兵至軍營謂將校曰今兵非不精而衆少於亮且其輕糧甚固輕與校力吾當以計

破之乃取數百雞以長繩連之繫火於足牽鷄驚散衆集營營衆火發因其亂而擊之獲軍少敗五石志孝武太元十三年四月廣陵高平閭萬家雄鷄生無石翅影城人獨家之家獨有足京房易傳曰君用雞人言則雞生妖是時主相並用尼雄之言寵賜過厚故妖象見焉

安帝隆安元年八月樂鄉士道千家青雄鷄化爲赤雄鷄不鳴不將相元將雞不能成衆之衆四年荆州有雞生角角尋墜落是時桓元始擅江夏狂慢不肅故有雞生角若曰角兵象尋墜落者暫起不終之妖也後晉應也

元興二年衡陽有雄鷄化爲雄八十日而足養大成若曰衡陽元楚國之拜略也及桓元篡位果八十日而敗此其應也

西河記涼州罪人於市將刑忽有一白雄鷄飛於人邊請命引頸長鳴伏地向吏驅之去雞來刺史張養免其生

宋書禮志元嘉十五年二月癸酉太祝令徐開判書典宗廟社稷祠祀屬五牲牛羊豕鷄並用雄其一種市買田來送經廟閣屠豕牛時豕起見雄鷄自斷其尾曰鷄惟儀不時何以用雄求下縣官詳正勅太守依儀詳據博士徐道襲以特養雞禮孟春之月也儀性無用此如此是春月不用雄雞春之無業雄鷄斷尾自是春月太常丞司馬據議每月令孟春命祀山川川澤祀無用此若如太學議春祀三牲以下便應一時俱改以復月令何以僅在一鷄重更勅太學議春博士徐道襲又議稱凡宗祀社化

不一惟月令不用此者蓋明在春必雄秋冬可雌非以山林祠宗廟也四牲不改在鷄偏與相承來久議或有由就非未學所能詳究求詳議者報知所稱今參詳問所稱鷄有證據宜知所上自今改用雄鷄五石志宋文帝元嘉十一年華林園鷄漸化爲雄後孝武即位是太后今行於外亦嘗漢宣帝時雌鷄爲雄主皇帝時元后與政也

明帝泰始中與東遷沈法符家獨有四雌符靖志安帝義熙元年南康郡屬山有金鷄青黃召飛集殿閣

異苑丁伯玉作東陽郡舊正雄火有鷄逐從口入夏久乃冲突而出毛羽不煇鳴喙如故伯玉尋病殞南史謝靈運傳孝武初龍爲異與以鷄卵人收鷄數千及蓮節不全爲浩談所少

傅琰傳齊高帝制政以山陰錄訟煩稱以琰爲山陰之丞視有戲乃乃賈賈者二野父爭訟或各問何以食鷄一人云某一人云豆乃破鷄得粟某言豆者縣內稱神明無敢爲偷

武靈皇后傳車馬數幸瑯琊城宮人常從早登至湖北城始鳴呼嗚呼爲鷄鳴呼嗚呼齊春秋齊王好聞石室常有數千價

述異記齊郡臨江野間有鷄色如金出穴甚異其鳴見人驚人穴因號爲金雞穴神中祀祿縣有鷄雄鳴長旦其聲清如吹角每潮至則鳴嗚呼爲鷄鳴

舊唐書高祖太和元年夏五月有司奏京師有

韓壽一頭上生冠如角與衆雞異是時文明太后臨朝信用孝之微  
西陽雞祖後魏朝后宮問沙門寶志國祥且言把衆  
與韓壽未朱者爾未也  
魏書靈徵志世宗正始元年四月河南有雞雞四足  
四翼詠在崔光傳

崔光傳光遷太常卿領齊州大中正正始元年夏有  
典孝史元顯四足四翼詠數騎侍師龍元年未  
光光表奏曰臣謹按漢書五行志帝黃龍元年未  
央殿落祭中雄雞化為雄毛髮而不鳴不露無距元  
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雄雞伏于漸化為雄冠距鳴  
將未光中有數雄雞生角對向以爲鶴者小畜主司  
時起居小臣執事爲政之策也言小臣將棄君之威  
以害政事指斥南宮也竟有元年石龜伏室此其效也  
靈帝光和元年南宮中雄雞化爲雄一身毛皆似  
雄但距是尚未變詠之頭爲元首人君之事也今龜  
不恭則居屬臣竊推以頭爲元首人君之事也今龜  
一身已變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而不遂  
成之象也若應之不情政無所成頃成爲患滋深  
大是後發有作亂禍害中誠遠城境四方疲於賦役  
民多叛者上不政政遂至天下大亂今之禍災雖與  
漢不同而其應類相類爰向邑並博達之士考物驗  
事而面有錄錄可畏也臣以爲難之超足衆多亦  
易下相扇助之象異而大德則差小亦其勢尚微  
易制抑也臣聞安災之見告所以示吉凶明君親之  
而體乃能招福聞主視之彌覺所用致禍詩書春秋  
泰漢之事多矣臣下所觀者也今或有自毀而貴

關張政事殆亦前代君房之匹匹者南境死二千計  
白皆橫野存有積良之痛發爲怨毒之魂義傳也師  
盛夏未迄刺殺後得征人淹次東州轉輸往多無還  
有封閉窮數以顯北方高隆蓋驕軼事畢生懷悻  
莫甚於今此亦宜誼美歎谷未切害之時可意行戮  
君爲之不果陛下爲民父母所宜矜恤國重戎務  
兵精火內外總敵易以亂離陛下縱欲怒天下豈不  
仰念太祖取之艱難先帝經營勞勩若其貴顯陛下  
聰明之鑒營天地之慮應虛左右若其貴顯往者節  
通董賢之盛愛之正所以害之又躬享加學其宗或  
關時應親諸郊廟延敬諸父檢訪四方務加休息愛  
梓慈官撫慰貧病賄賄賄賄賄賄賄賄賄賄賄賄  
以安身博求朝政進賢黜佞則兆庶幸甚妖僻廢進  
禍祥災矣世宗覽之大悅後數日而始略舞並以罪  
失伏法於是禮光愈重

靈徵志世宗正始元年八月司州上言河內民唐秦  
家鷄雞近屋上復有一頭曰其二頭皆從頭後各有  
一翼足旁行足將世宗頒任秦小吏有朋黨邪  
依十政之驗  
延昌四年十一月洛州上言魏興太守常嬌家黃雄  
鷄頭上肉角大如雞長二二分肉上生髮毛長寸半  
肅宗正光元年正月戊寅日鄭將蘭苑家鷄雞雄一  
各頭上生兩角其毛雉色上許過冠特臺太后臨朝  
專政  
國典略齊長廣王湛即皇帝位於南宮大赦元  
將故令於殿門外建金鷄宋孝王不識其義問於光  
祿大夫司馬勝之故建金鷄其義何也勝之曰按海

中有占曰大魏皇朝當有故由是帝以鷄爲族  
北齊書彭城王勰傳勰爲兗州刺史有隕星落其  
張達嘗謂後役人舍食起義激察知之今今畢集  
激對衆曰食鷄羹不還價也遂即伏斧戾合境號  
爲神男  
顏氏家訓梁世有人常以雞卵白和沐云使靈光每  
沐醴醴三三枚脫疑中但聞咳嗽數千雞雞聲  
冥報元周武帝帝好食雞卵拔虎爲驚驚同問皇中  
及而得靈云帝好食雞卵拔虎爲驚驚同問皇中  
曰雞卵爲白蘭也  
隋書五行志周皇中有人上言曰願歲已來雞鳴不  
放雞數雞下有物而鳴之謂不得果計雞之臣當爲  
變矣書奏不省京房易幾候曰雞鳴不鼓建國有大  
害其後大臣多與滅諸王廢諸王廢諸王廢諸王廢  
大業初天下鷄多夜鳴京房易幾候曰雞夜鳴急令  
又云此而鳴白姓有事人定鳴多雞夜半鳴流血  
漫及中年已後軍國多務用度不足於是急令暴賦  
資成平李百寶不期生安各起而爲盜戰爭不息  
殷成野  
大唐新書杜淹爲大業府兵曹楊文幹之亂流越舊  
太宗殺肉雞以爲祀也大夫因誅雞以致意焉其詩  
曰寒食東郊道臨溝草草龍花冠冠照日羽羽正生  
風顧顧知心明先鳴氣雄長雄雄雄雄雄雄雄雄  
力  
唐書周傳周傳行部縣倉必進雞小吏訟之帝曰  
我禁初史肉肉忌州縣廢費食鷄向何與榜吏斤之



不難知一雄兼一雌諸將打破者方明混沌時  
雲仙雜記張寶使子率巡市乞鵝鴨州豈說卿以  
養鵝鴨即以金絲錦袍家名較胎毒醉後與酒時  
多用之

畫德錄蘇州民史中言至督促祖賦未食無以備餐  
祇有哺鴨一隻便覺空更覺悽惻問見桑下有黃  
衣女子而拜乞食又云自死即聞不忍見子未見日  
光里背曰到此此僅微即無追捕殺傷者其女泣而  
道里背整制至屋頭見一鵝哺數子其宋將縛之  
大意疑之計殺遂去後一旦再來其鵝已抱出一  
羣子見里背向前請願有似相成之狀於而遂行數  
百步過一虎踞蹕漸近忽一婦飛出撲其虎服里背  
因斯奔馳得兒王暮處別路回其未已不見詢問之  
云朝來西飛去奇無蹤里背惟之其說見虎之事遂  
往尋之其鵝已斃於草間羽毛零落自後一鄉少有  
食鵝子者

北夢瑣言南崔觀公登鎮諸君有富商船居中夜暴  
亡追曉食未絕鄰房有武陵醫士梁新開之乃與  
梁視曰此乃食毒也三兩日得非外食耶僕曰士  
公少出船亦不食於他人梁斯曰尋常嗜食何物僕  
夫曰好食竹雞每半年不下數百隻近買竹雞將充  
饌梁斯曰竹雞鴨半必是半夏毒也合湯藥換汁  
折極而薄之由是方蘇

唐書五行志大中八年九月考城縣家雄鵝化爲  
鵝伏于而雄鳴化爲雄王宰將斬之氣反離伏也  
咸通六年七月徐州彭城家鵝生角  
文明後天下屢養鵝化爲鵝或半化者

扶南傳扶南人喜鵝  
番禺記海邊時有鬼市夜而合鵝鳴而散人從  
之多得異物

鵝神錄江見有林主薄面好諸甚愛一女好食鵝  
里背日俱雙鵝一日將殺鵝為其女自述之鵝入  
舍北結川中人亦入井遂不見林自往亦入井不出  
俄井中果騰上如炊其家但臨井而哭無敢入者  
有居見諸人視之但見人至湯沸火熾有人抱其足  
曰事不十放不得入而出久之氣稍和而魂井中惟  
鵝得一人得一其

太平廣記合肥有富人劉某好食鵝每殺鵝必先刑  
雙足置木桶中血盡乃烹以爲羹醃氣臭後病生  
諸於醫既愈復生小鵝足於轡轡中每中輒必傷其  
足傷即流血被而痛楚竟日如是積歲無日不傷竟  
以是卒

五代史楚世家馬殷子希範立授武安靜江等軍節  
度使希範嘗聞家太祖好食鵝之乃日烹五十鵝  
以供膳葬殷上黃希範不人泣頓食鵝肉數器而起  
其禮部侍郎潘起藏之曰昔阮籍居喪而食蒸豚世  
豈之責乎  
浩異錄船陳別墅畜鵝數百外獨一惟有動輪  
畜一鵝日殺小鵝無數取指命兒如紀像豈不寒心  
慘口汝安我哉除余小鵝視而視也  
宋史志人平與國中仲官侍茂多竹大宴聞鵝鳴  
殿前都虞候解開問之曰此可復管豈子及多即法  
其聲樂曲曰鵝呼  
運水燕談錄王元之諱奇州有虎一虎死食之

始牛羣誤夜鳴日官謂守土者當其替大宗惜其才  
即徙斬州刺史云有茂陵封墓之書正期身後後之譴  
帝深畏之畏始遣使未行稍解  
宋史五行志咸平三年八月黃州舉鵝鳴至冬不  
止

樂善錄德州家因養鵝忽有火光出於釜中登視視  
之水面盡成五岳有大查樹子其黃化爲蒼鵝像袖  
手摩足眉目了然其白化爲蓮花座湖家大駭誓不  
復食酒官衛敦禮步不誣遂上於府安撫張尚書  
議議奏爲文以記之  
聞見近錄張大夫士澄房兄十東居咸平縣掌有力  
性嗜鵝子日食十數以爲常其主康廣五郎者每  
爲畜之一日萬方探獲取之一自簾中直上而升至  
土室處舍而陸地氣若里露其鼻息烈烈家人驚異聞  
火起官廳驚視須臾而盡  
齊箱雜記史記稱四裔各異上漢書稱蜀人以鵝十  
倍有之吳元體中余任大理永斷嶺南秦案章應爲  
人所爲疑疑在潭中求而弗獲魚某何氏以鵝就序  
養鵝鵝子下之頃云僕來在簡潭表來在別處少頃  
鵝子熟剖視得鵝身全日鵝卵得鵝屍在潭裏果得  
之然下知所謂得鵝者其兆如何也  
宋史張振傳振字知常性至孝母方病每至鵝鳴則  
少輒後不忍聞鵝聲

五行志紹興初陳州民家鵝人言近鵝禍也松陽  
縣民家鵝生三足鵝治有鴉伏卵七生殼外近鵝禍  
亦毛鵝也  
乾道六年西安縣官塘有物鵝百人身高丈餘書見



命名曰玉羣比長伶利精巧其人如玉修然一偉丈夫也

### 鷄部雜錄

易經中早上九翰音登於天貞曰翰音乃雉之象居異之極爲登於天鷄非登天之物而欲登天信非所信而不知變亦猶是也胡氏曰鷄鳴必先振其羽故曰鷄言而其鳴有信故於中言之五上天位九一鷄也而鳴於地之陰上九鷄也而鳴於天之高有是理乎居信之極而不知變雖止亦內見不正乎

說卦異爲鷄以入伏之身而出聲於天氣車陽之內與地風同其原者鷄也鷄之鳴於丑半者車陽之時也故曰鷄之行首動於前足動於中身不動而隨其後能動之二陽在寅在中不動之二陰在後也贊氏曰鷄羽屬也而能飛其性則爲人爲伏知時而善應故爲鷄

書經牧誓北鷄無晨北鷄之晨惟家之索詩經王風君子于役章鷄棲于埭鷄驚而棲曰鷄鷄棲于桀鷄棲于桀爲桀

鄭風女曰鷄鳴章女曰鷄鳴士曰昧旦

風雨章風雨淫淫鷄鳴喈喈喈喈鷄鳴之聲風雨淫淫鷄鳴喈喈喈喈鷄鳴之聲

風雨如醉鷄鳴不已

齊風鷄鳴章鷄鳴喈喈喈喈鷄鳴喈喈喈喈鷄鳴之聲

禮記內廟子事父母婦初鳴爲成風散此據牛酒長者若其孺子則晏起而不能鷄鳴也

經記成廟則堂之門夾至者用鷄門夾至者各一鷄凡用三鷄故云也

周禮春官司尊彝春祠夏禘用鷄彝爲彝

曰春祠之彝則飾以鷄彝東方之畜最起於東於時爲春也

夏官職方氏辨九州之國正東曰青州其畜宜鷄狗

獸國衆衆惠王謂果臝子曰蘇秦欺欺臣欲以一人之智反覆山東之君夫諸侯之不可一撥連鷄之不能俱止於棲也

老子道德經萬立章鄰國相望鷄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師曠占長史乘申出入行步道上有鷄飛集車上者

經逸經去

文子上德篇乳犬之聲虎伏鷄之搏狸思之所加不

昇其力

莊子大宗師篇浸假而化子之左臂以爲鷄子因以

求時夜

庖宰起鷄越越不能伏鷄鳴聲固能夫鷄之與鷄

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

列子天瑞篇鷄鳴生乎酒

墨子曰攻篇獵人犬豕鷄豚者其不義又甚於人國

圖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其不仁滋甚罪愈

厚

小取篇且夫漁者非好害也且關鷄非助也助鷄

好鷄也

迎敵何留敵以東方來連之東墮墮高八尺堂密八

年八十者八人主祭青旗青神長八尺者八人

祿而止將服必背其牲以鷄

公孫龍子通變論牛羊有毛鷄有羽謂鷄足一數足

二二而一故三謂牛羊足一數足四四而一故五羊

半足五鷄足三故曰牛合半非鷄非有以非鷄也

荀子榮辱篇人之生也乃多畜鷄狗養鷄又畜牛羊

然而食不敢有酒肉

呂氏春秋明理篇至亂之化埤鷄五足

應官篇曰主謂雞主曰市丘之鼎以烹鷄多治之則

淡而不可食少治之則焦而不熟

史記蘇秦傳蘇秦說韓宣惠王曰蘇秦云寧爲鷄口

無爲牛後秦國曰國國策云寧爲鷄口不爲牛後

延壽注云鷄口中主也從謂牛于也言爲鷄中之

主不爲牛子之從後也正其曰鷄口雖小禽選食牛

後雖大乃出糞也

古語失食之禍思補更鳴

易林鷄鳴無肥與鷄交剛遇折曰言爲鷄所傷

空樽注鷄無肥與鷄交剛遇折曰言爲鷄所傷

聖德注鷄無肥不遇折曰言爲鷄所傷

光緒春成歲鷄鳴陽明失道不能自守清亡爲符

于煙百無常與母俱抱鷄鳴獲虎遺鷄害者

鴉方啄粟爲狐所逐走不得食惶惶鳴息  
聲程廷珩爲人歡笑化雞鳴晨主作祀狀  
物表盜名雄誌折頸

狗冠雞步君失其所出門拭山行者憂雞水灌我園  
高陸爲泉

空槽甘翠豚豕不至張弓祝雞雄父飛去  
爭獨失羊亡其金囊利不得兵陳蔡之患顧提以安

逾化無駒養雞不雞養羊二歲不生兩頭  
臨鳴失時君歸於憂

雞雄失雞常畏狼得黃池要盟越國以呂  
養雞生雞奇馬得時

雞封戶穴大南將集駒數起鳴北駒數室相聲雄文  
來到在道

心得所好口常欲笑公孫嬌雞鳴樂夜  
雞鳴同聲思配无家執執持鳥莫使殺之

鳥飛无羽獨國折足徒自長嗟誰肯爲侶  
淮南子秦族訓主人有伐國之心楚遇夜鳴庫兵動

而戎馬驚戎馬兵馬雞鳴而起氣之政動也  
說山訓雞知將日雞知夜半而不免於鼎俎

春秋繁露獨至殘明告鳴而相尋其氣益情故陰益  
陽而外傳曰鳴獨不見夫雞首戴冠者文也足

種壯者武也散在前敵獨者勇也見食相告仁也守  
夜不失時信也獨有此五德君當日論而食之者何

也則以其可從來者近也

說苑覺雞晨來而呼狗張弓而說雞雖有香餌而

不能致害之必也  
京房易卦占君用婦言則雞生妖  
參同契雞鳴即其難不全

雞鐵論今食必必起時津涕哭  
辭小取大雞應復乞

白澤圖雞有四距重泉者能也殺之獲死  
漢官儀宮中不畜雞汝南出長鳴雞衛十叔於朱雀

門外專傳雞唱  
崔實四民月令十二月東門雞白頭雞可以合樂

風俗通呼雞曰朱朱俗說雞本朱公化而爲之今呼  
鷄者朱也謹按說文解鷄謂一曰爲雉其聲也

讀若祝祝者誘致食之和順之意謂與朱音相似耳  
俗說鷄鳴將旦爲人起居門亦言開晨開打雞寺因

禮典報功故門戶用鷄也  
齊史子齊說鷄者東方之牲也歲終更輪平秩東作

萬物獨戶而出故以鷄祀祭也  
太史公鄧平說願者所以迎前送德也大喪至常恐

除廢故以戊日臘戊者退氣也用其氣日殺鷄以謝  
刑德雄者門雄者戶以和陰陽調氣配水節風雨也

漢按春秋左氏傳周大夫賈孟過郊見雄鷄自斷其  
尾歸以告景王曰傳其爲儀也山海經曰祠鬼神皆

以雄鷄雉祀常以升鷄祀日以其羽聲赤羽去魯  
侯之符今人卒得鬼刺非特殺雄鷄以傳其心上病

賊風者作雞散東門雞讀可以治蟲由此言之鷄主  
以禦此祥惡也

高僧採材屬牛刀可以割鷄鷄刀難以屠牛  
物勢篇五行之氣相賊害合血之蟲相磨磨日無知

陰者之合禽之蟲亦有不相磨之效鷄鷄也卵免  
也金雞水鷄何不啄免

解脫篇舉教徒鷄道係之主人驅彈則走雞之則  
來不終日立守鷄雀不禁

論死鷄鷄身之字也酒醉於散中演而加之若水  
之形且雞能伏蟄方就成就就後復能來窺之

申鑒規舊工之雞鷄而見羽民之雀鷄之雞鷄登  
則驚振則潛頭則安

人物志材能篇或曰人若有能大而不能小猶牛  
之愚不可以爲駟愚以此爲非名也夫能之爲言已

定之稱豈有能大而不能小乎凡所謂能大而不能  
小其語出於性有寬急性有寬急故有大小寬急

之人宜爲郡國使子得施其功而盡其志急之  
人宜理百里使事辦於己恭則郡之吏輕其體之

小者能以實理寬急論論之則當言大小小者宜不  
言能大不能小也若夫鷄之雞牛亦異體之小大也

故雞亦宜有大小若以鷄論則豈不能野鷄乎故能  
治大郡則亦能治小郡矣

雞康宅無因吉喻大同樓之鷄之羊實至而有  
死者豈異之哉

博物志鷄晨早雞鳴可作或珣其法取伏卵雞  
黃白澤雞者黃及黃軟雞意刻作物者以黃適濟數

宿臥室內著粉中佳者有亂其髮世所使用作無  
不成者

抱朴子對俗禽雞人以此能衛害毒斯之培桑  
豆易鷄鳴之足異物之益未可淺也  
金丹經王君丹法已涉及承內鷄中漆金之金鷄

伏之三枚以王相日服之任年木老小兒不可服不復長矣與新生雞大服之皆不復大  
登鴻鵠山中與日有白梅處吏者虎也酉日稱將軍者獨也但知物名則不能為害  
吳失驚迷獨狗而實虛謬之效謹錄焉而舉薦揚之功其不可用亦較然矣  
博喻雞雞如將旦不能究陰陽之曆數  
荆楚歲時記正月一日長幼各進一雞子  
貼畫雞戶上懸畫索於其上插桃符其榜曰鬼畏之按董助問總俗曰正月一日為雞令一日不殺雞亦此義也古乃錄之今則不殺  
關雞雞子關雞子 按玉燭寶典此節城市尤多關雞之數  
交州記長鸚鵡出日南  
葉元新言正朝雞官殺羊懸其頭於門又據雞以謂之俗說以厭厲其氣元以問河南任君任君曰是月土氣上升草木萌動羊當百草雞啄五穀故殺之以助生氣  
南越志雞冠四開如蓮花鳴聲清徹也  
高興縣多客雞如家雞五米至則年穰  
論其書義白雞令識其主聲形以五月五日九月九日任意用五色絲長五寸繫雞頸將雞於名山放雞著山仰頭呪曰必得鳴雞心開作  
雞五行書欲求雞取雄雞南火燒黃酒中飲之所欲必得用皮子日此是天地合日必得三往不待女當死  
臨海異物志杉雞黃冠青綬常住杉樹下頭上有長

黃毛頭及雞正青如垂雞  
南州異物志報言之雞特異其詳  
顏氏家訓人史公曰曰率為雞口無為牛後此是則嚴國策耳按越國嚴國策言曰戶雞中之主從牛子然則口當為戶後當為從俗為誤也  
夢書雞為武吏有冠距也夢見雄雞或更也乘雞入門是捕也軍令中為兵佈也  
酉陽雜俎雞無故自飛去豕有雞跡日中不下樹妻安雞雞  
古其甚用雞為殿  
北戶錄詔州擇雞毛為筆亦有圓如筆方如筆可抄寫細字者  
巴州之所有行商者取雞卵置晝晝而煮之則為三片以驗其黃然後決嫌疑定禍福言如蟹各據此乃古法也神仙傳曰人有病就雞子請諸黃雞子十枚以納帳中須臾茅君擲出中無黃者病多愈有黃者不愈當以此為候  
南方逐除夜及將發雞皆殺雞骨為卜  
續博物志白蟻鳴白雞之聲化為水竹雞白呼亮滑滑是也或曰白雞之雄亦能化白蟻  
北齊書唐李太尉能化白蟻  
叙平生所志官道段成式言曰自到唐州幸且頑健居人多齊將往往飛入官舍令作作祝雞翁爾  
譚子化書晝夜明而晝昏晝明而夜昏其間也如是或謂雞為異則謂雞為同或謂雞為異則謂雞為同孰雞之異晝夜乎晝夜之異孰雞乎孰晝夜之同孰雞乎孰晝夜之同晝夜乎晝夜之中我我自聞日

中花我白日我之晝夜彼晝夜則是晝不得謂之明夜不得謂之晝能言昏明者其惟大人乎  
使明書風俗通云雞未氏之所化故呼雞作朱朱聲明曰萬物之生始於開闢軒轅之世已知十二屬之所配也朱氏之姓與於軒轅之前乎按朱氏出於祁國之後春秋之時未有朱氏豈春秋之後方有雞乎風俗通以呼雞作朱朱聲即朱氏之氏日呼鴨作與與雞又是誰氏之化耶  
東坡志林僧謂酒為穀若湯謂酒為木樨花為雞雞無菜無酒而飲而世常有人有為不義而文之以美名者與此何異哉  
物類相感志雞能飲飯能人  
雞子開小窠主黃白丁入露水又以油輕糊了日中曬之可以自升起離地三四尺  
雞未殺者以舌舐起之則雞毛倒生  
養雞子令一層層相間者以火煮令一著一滅頻炒動則解熱入去  
養老雞以山果果食就爛或用白粳煮亦好  
母雞生子與青雞子吃則常生不抱卵  
山家清供李曰詩云食上十分錢醋酒醋中一味黃金雞其法雞淨洗用麻油塗入葱椒煖熱擊打以元甘則供或或以酒則白酒初熟黃雞正肥之樂得矣有知新法用妙者製非山家不勝為恐非其味也每思羊豕以雞奉母而以菜奉客賢矣哉  
感風俗通志胡桃之李令雞夜鳴以胡桃樹東南枝幹之書李字逆置之於雞籠下則夜鳴不止  
畜雞集或曰雞鴨而生皆繫著於其其產於後聚



聊部外編

江西通志九十九井在撫州府治東南七里俗傳周  
仙王與夫人共約曰一夕之內爾能自織我開百井  
至四更夫人百織已就彼鵲鳴以給之華鵲皆和仙  
王方得九十九井開鵲鳴遂止鵲人因立周仙王祠  
辛氏三泰記陳倉山在大白之西去長安八百里上  
有石鵲與山鵲各別逕高使燒山山經飛去石鵲不  
去長燒山頭聲聞三十里云是王鵲陳倉城上有  
神鵲建者王越者劉得公得越故前

神仙傳劉安者漢高祖之孫也時人傳八公安謫去  
時休養劉安在中庭鵲大鵲啄之遺得羽天故鵲鳴  
天上天去中也

漢書郊祀志金州有金馬碧鵲之神宣帝使王褒往  
祀焉

神異錄東經扶桑山有玉鵲王鵲鳴則金鵲鳴金  
鵲鳴則石鵲鳴石鵲鳴則天下之鵲悉鳴鵲水應之  
矣

東方有人長七寸頭戴鵲冠吞鵲鬼二千暮吞三百  
名黃父

洞冥記有遠鵲夕則還依人曉則起飛四海朝往  
夕還常銜桂枝之實歸於南山或落地而生高七八  
尺衆仙者之制以鵲酒名曰桂醪香一滴果體如  
金色陸渚寄黃桂之酒祝鵲公暮結得遠飛鵲  
之舞伏之者曰鵲明鵲如鵲大包皆有翼下有日  
亦曰日羽鵲

松遷記章帝節二年公塗國貢其珍怪其云云  
王和七萬里鳥鵲皆能言鵲大死者埋之不朽經

歷數世其家人遊於山阿海濱地中聞鵲大鳴吹主  
乃他取還家養之毛羽漸充落髮生久乃悅澤

世說補宋處士有思理妻得一長鵲飼養甚慈  
間鵲遂作人語與宋談極有致宋因此元功大進  
授神記王子珍太原人也父母憐愛歎曰吾兒立身  
未曾學問可任定州李允先生處習業于珍承父之  
命即登途遂行至定州界內於路傍憐憫鵲願有  
一鬼化為生人後來同與子珍懇懇于珍不疑也鬼  
曰我渤海郡人也姓李名元石父厚早亡兄弟寡居  
見元石少學遠往邊方元石思求學于珍曰兄必年長  
請以兄事之元石曰報聞命矣遂即同行至定州主  
人處飲酒食肉翌日就生黃陵情皆一之舊往邊

先生處投以繆衣夜有女子舍人王仲祥經過亦  
知李元石是鬼及旦與子珍執別語曰來與弟建投  
有事不可不說弟今朋友李元石是鬼其實非生人  
甥曰吾元石外言兄是鬼物子珍聞此語故吞兄元  
石曰我實鬼矣向弟言者是仲祥也弟今既知須語  
元由昨緣冥司與我為泰山主簿任職年久業滿合  
據此司應於孫處主銓一人以當其職於走無之人  
皆不可乃喚元石云吾觀汝之才量堪赴此任懸懸  
學未能赴通汝且人間求業業成早來我任泰山主  
簿一年與弟情深眷戀相伴今弟既知固難久處  
即當分別然有一事須弟知我前番患背生痛時  
為弟父家報師王陳訴稱弟父殺我生孫實見弟  
黑有狀主者若情不為區斷王兄此狀恐不施行吾  
我一自是我背痛生令追弟父親自訊問判入死籍

弟今大急歸家看父父若有氣當救之但以酒濟  
應願於弟首邊然我三呼我名我當必至至若氣絕無  
可救耳弟之問已成但知努力謀立身之策我當  
助弟延年請於上帝與弟官保無疾病于珍拜辭  
即便分別于珍乃辭先生歸寧家父在林猶有  
氣火急致贈酒錢財於弟珍三呼其名即見元石  
乘白馬若未冠蓋前後隨從數十人別有青衣二  
人執轎前引呵殿而至于珍相見一似舊時之語于  
珍曰弟可合與須弟見父于珍即聞曰須與之聞至  
見弟父今在牢獄形容瘦弱不可看之弟父冤家須  
與即至著白綾足頭數數巾手把文書一卷者即是  
弟父冤家其人時時當人無語問今與弟取信于  
此專候之見必當討之弟父必活不然難取信于  
之聞其冤家果至元石曰目是此矣左審射之我須  
人御決判若在此他人有疑石人前視事未幾冤家  
直來案前陳訴有詞珍即射中左眼還御文書奔走  
即解文書讀看最是論父之事珍遂告元石曰射著  
何處珍曰射著左眼石曰不著豈緊處限差更來相  
論其失然弟宜歸家奉養冤家殺之弟父必獲珍曰  
何人也石曰見有似過來者即殺之珍當與石言則  
思思不解問得冤家姓名各舍恩息石之言不得更見  
也覺他于隔七日不食家人報失一日公親七日未  
知去處其母乃見白鵲在架上下而紫衣左眼珍見  
思此物是我父之冤家也白鵲者主者也紫衣者鵲  
也既見其鵲是也若左眼者主者也若右眼者左  
處是之乃寫作美以食父因此年幸故云鵲不三年

犬不食雞曰鷄曰犬不可食之害生也

神仙傳南齊王姓柳名誠能舍粉成鷄子吐之數十枚或面成之與鷄子無異黃中皆粉粉少許如指端者

白澤經云雞能噬人姓名殺之則止

神仙傳余家者王元則能於茅草燃火煮鷄而不焦令一里人家炊不熟謂犬曰不鳴不吠

搜神記後漢弘月白鬼與其言語於江陵見一大鬼提才載有德從小鬼數人似鬼懼下路避之犬鬼

遇後提得一鬼問此何物曰殺人以此矛戟若中心腹者無不殺弘月泣此病有方不鬼曰以烏鷄

之即食之曰余欲何行鬼曰當至制楊州爾時此日行心腹病無不死者弘乃教人殺烏鷄以進之

不夫八九令治中惡無用烏鷄濟之者弘之由也太平廣記徐州民清以本元五年被差為征民殺

獨求福竟鷄頭在籠中忽然而鳴其聲甚長後破賊帥師實臨降賊死其時僅戶振響哭之許諸濟兒

一人者白鬼疑是生帥遂取以開棺投之乃是寶首濟以功拜清河太守越日什在雞升架公處之祇更

為吉祥齊諸記廣州刺史袁遵其大兒安吉元嘉二年病死第二兒四年復病死其教以一尊鷄置棺中此鷄每

至入臥帳雞在棺裏鳴一聲其甚微不翼中鳴一月日後復聞聲

太平廣記陳淮朱孫道母難產外處住內有病因見前婦曰養體之重不煩數雞若日自余母來何時至內婦云君來多矣知知是雞雞難產候來便閉

戶執之及來此物不得去違變老曰雄雞推開是家禍殺之遂絕

代郡界中一亭作性不可止有諸生壯勇者舉行欲止卒宿亭吏止之津生曰我目能治此乃仕宿夜食

諸生坐前出一手吹五孔笛諸生笑謂鬼曰汝止有一手那得過笛我為汝吹來鬼云卿為少指耶乃復

引手即有數十指出諸生知其可擊因拔劍試之得老雄雞

異述宋文勢與羅子鍾為友俱仕於梁梁既死子鍾哭之其夜亦亡梁南七里焉山榜葬於其中北九

里有垣洞埋鍾於其內祔神靈變為鷄鍾魂化為維清鳴哀響往來不絕故詩曰鷄山別飛離鍾和

音元中記東方有桃都山山上一大樹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籟曰初出時臨此木天籟即鳴

天下雞皆隨之金樓子羅舍之鷄能言述異記濟陽山廬姑登樓處俗說山上千年金鷄鳴玉大吠

王度古鏡記大業十年度弟勸得鏡出宋汴汁主人張均家有女子患入夜哀痛之聲實不堪忍勸其

故鄉來已經年歲白曰即安夜常如此即殺其病者聞女子聲連開鏡照之乃見人曰戴冠即殺殺其病者

膝下有火雞鷄死矣是上者七八歲老鷄也太平廣記唐渤海高麗王宮忽患月餘日帖然而卒心上仍疑疑曰而蘇云有一白衣人抄曰把燐冥司

且故歸遂停白太乃屋中老暗滅鏹也金射殺精神錄里更賤則家於是長樂坊之東晉日見屋上有一物大如卵而面有光往來如曉連來人駭懼有數客壯勇而厚服得有一乃被縛絲包一雞卵殺也刺而焚之吳興郡志陳州志鄭典和河之北地臨縣以封劉漢州郡為山東屬賊王瓜瓜起首如徐州漢之不能下還招山東屬賊王瓜瓜起首如徐州漢之不能下還招者立赤幟欲為首立幟幟還者立幟幟民畏死盡赴赤幟下獨老人王鷄兩翁自顧年老不能從軍必死而立赤幟則排其意句之一死乃相與詣黑幟下鷄翁得為瓜角吏不信謂之為老婦得王鷄入陳城取墓里物不復來歸歸亦罷鷄以十年後營產成大家素面一鷄曰已歸還里里捕者不食之他日歸還又欲殺其雄雉竟以赤幟之少年始就獲鷄翁作人言作曰太息曰噫何事至此路無故舊相尋鷄翁曰鷄為誰曰我王翁也雉不記鄉丘從軍將軍手鷄曰爾前舍我見之且死於何所曰我前舍結伴實利君財私別野禽以待事後來人城索得之負以兩布囊是夜宿大野店燈下開囊計數不計為主人所殺故我以酒醉而後得免有金盒孤魂無依念鄉親不一存爾君在耳故汝相投及到君家連鄉人買四銀子亦來君家鷄鷄其技股為鷄前日所殺則買四銀子也茲復殺我忍心知是惡毒殺其說立釋之歸曰郭守守時我翁共鷄供至民徒知市鷄對守語言如初已而曰我禽鳥獸誰

陰事當延引類插述下而饒守差單務時使葬於老子廟後揭之曰人聽之墓原王之在生設謀本極不善偶見葬必起不肖之心死而作鴿其家冥報昭矣可不畏哉

客退起試猪突入人家必刺其耳黃昏鴿鳴必殺之以爲不祥俗忌也王隆家方割猪耳適有神降於伍氏隣往問曰猪入門可乎神答曰猪入門百福臻又問曰割猪耳如何曰割猪耳傷於矢陰明日觀射果傷其臂里中異之適有沈氏黃昏鴿鳴開之答曰定昏鴿啼福祿日騰於是沈氏日昌盛

驚書萬曆初溪陽史秀才儒居從政家有牝鴿能笑亦能作小兒語聽者多訝焉有據矣

青州府志據城在博興城東北十里相傳有姬石氏夜聞謀築城以圖居民鴿鳴前當盡食之石氏入懼以手拊作鴿鳴聲鴿皆鳴振翼去民咸姬德立祠社南曰石婆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三十七卷目錄

鵝部彙考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黃帝師高軒機鵝因蒲宿

開闢公爲上清宮道士寫經并以所養鵝奉付

之諸公有詩某亦同作

疏步西郊見鵝鵝鵝鵝

楊雲翼

明高啓

鵝部紀事

鵝部雜錄

鵝部外編

禽蟲典第三十七卷

鵝部彙考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禮記

內則

弗食舒屬罕

且舒屬鵝也罕尾肉也不可食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禮記

內則

弗食舒屬罕

且舒屬鵝也罕尾肉也不可食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禮記

內則

弗食舒屬罕

且舒屬鵝也罕尾肉也不可食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禮記

內則

弗食舒屬罕

且舒屬鵝也罕尾肉也不可食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禮記

內則

弗食舒屬罕

且舒屬鵝也罕尾肉也不可食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禮記

內則

弗食舒屬罕

且舒屬鵝也罕尾肉也不可食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禮記

內則

弗食舒屬罕

且舒屬鵝也罕尾肉也不可食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禮記

內則

弗食舒屬罕

且舒屬鵝也罕尾肉也不可食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禮記

內則

弗食舒屬罕

且舒屬鵝也罕尾肉也不可食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鵝部

禮記

內則

弗食